

明泛信錄



勅諭環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環進兵，賊衆敗走，乘勝追至其塞。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能上，覃崖乃遣人詐降，環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

虜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環欲爲持守計，來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環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四

皇明從信錄

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

神名號。

如水則以本名稱其神。城隍則稱某府
其縣城隍之神以前代加封號爲非也。

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畧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王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祚以城降。留龍興、王張龍守達遼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

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其父母及妻。給祿養之。無俾失所。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雙槐歲次云。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金椎恩于枯骨。近世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七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八

著令嚴宮闈内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孤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五代尚赤。從禮部議如漢尚赤。

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濱城隍諸

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上素服。神屢徒步出諸山川壇。設幕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武無不休。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麻糬。咸糉。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皇明從信錄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盖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宇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任元者。不許稱賀。

成化間。基與廷臣。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旌獎。其意。故于步未定。而今聞李繼之死。建祠表懷。惟恐或

後北方捷至。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植綱常怡養筋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矣。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詔示遼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

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遼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

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旣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大之詞責

皇明從信錄卷五九

省臣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謗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刺

省臣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謗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刺

省臣曰

卷五

十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

奏侍郎左安基備發其狀，上怒，按閩憲與炳皆伏誅。

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

寡，欲軍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

巨礮，插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巖，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

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

封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一
○爪哇國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敬民榜。

凡江南諸大家悉徵赴闈廷親詔諭之，自天地陰陽生
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統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
詳詳屬教于百言，又恐其遺忘，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二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禁勿稱皇太子。著爲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

爲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湘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

封

按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開所
報曰：欲詩麗乃無爲一統山河花押，不僚吏以卿從遠
翰林編修陳拯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春者也。蕙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源、謹

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中書省左

封

楊憲以罪誅。

按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開所
報曰：欲詩麗乃無爲一統山河花押，不僚吏以卿從遠
翰林編修陳拯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春者也。蕙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源、謹

安猷識理達刺目君之詳擴廓帖太兄自太原奔潰後今
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

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
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
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矣歲給食
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進退
之間其密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調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
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奉相李
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
皇明從信錄

十三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孫章侯 朱亮
祖永嘉侯 韓政東平侯 倪通濟寧安侯 康茂才子
鑑斬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

皇明從信錄

十四

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勛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
部造鐵參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
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
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
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
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
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
擢堅撫頤勞勳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
表嘉餉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
定有

定有 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及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鈐達太傅
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
國公馮勝宋國公 鄧愈衡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
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廉永忠
德慶侯 傅友德經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瓈管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賴靖海侯 唐勝宗延
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榮陽侯 曹良臣宜寧侯 曹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
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
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
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
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摺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
大臣功臣綺韋惟李善長徐達賜文騎及帛百匹其餘有
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倪通濟國公 丁
德興濟國公 加封耿冉威酒國公

庚辰癸卯制其形如瓦面刻語文皆鏽銹并滅底微
之數字以金一時功臣號家數十其文不能悉錄

謹平晉長一歲以表其所以爲謹首云朕聞古帝于成大業者實由天授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有定期而善長來謹聞門傾心協謀從農大江跋闊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謹聞門傾心協謀從農大江於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餉供給器使未嘗缺乏況朝繫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非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物之功其下人皆稱焉比之于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祚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襲朕本號恩情遺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勸焉呼復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其嗣人必圖後榮與國久安不負爾之廟號豈不偉歟

爾當受鐵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九一者吳越忠肅王諱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革其式而加損益高漢有差第爲七葉剖而爲二一შ流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有而弗問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五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六

官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不與
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諭之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爵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
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
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
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

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目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
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
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質宗極其勇畧意
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
切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
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
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
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
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上大宴羣
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
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
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
與卿等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
率諸將詣闈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
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
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
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
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

或勸朕盡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因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干闢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七 十七

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因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干闢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十八

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仰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重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僞夏明昇尚據巴蜀，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平日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聞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擡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駕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公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

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

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

成都。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

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墮腹心，

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

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吾守

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

蔚州寧夏等處將士。○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親

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九

二月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

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

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

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

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

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

部定議令祭帝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高宗皇帝、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鄧州祭周世宗，華陰縣祭宋太祖，太宗、仁宗、真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須城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

商中宗、唐高宗、魏高宗、高宗皇帝、在湖廣者二，郢州祭神農，遠縣祭虞舜，在折王者一，會稽縣祭夏禹，安南宗，在扶

西者十五，中都縣祭堯，萬象、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與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

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涇陽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垕溫湯關，○廣德侯華高卒，追封襄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

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邵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命徐達往陝西繕修城池。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二十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垕茅園寨。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並遼東州

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

往諭，置遼東括押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

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時以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

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

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得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銳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銳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繩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自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二十一

卷五

二十一

克勤爲濟南知府

初，王宣榜子通衢，諭以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

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誠以不得失禮，
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宴廟堂，開射圃，日再膳，奉親爲
正，向講駁社禮，客立西榮，民墾原田者閑三義，乃授于
產科種，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徇民便。尤慎于庶獄，月
錄日省，取永嘉矣。朱亮祖，布師數百艘，北渡淮河，渡舟脣

亮祖的，即趣五十夫，凌河，否則以軍法論究。

勤不恩勞，民立碑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勸興禮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

一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固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鍤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據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詰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二十一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殘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脣之刑。參
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憲罪當則
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
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
之治也。寧漸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銳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
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

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
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
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五

十四

攻水寨將士皆以鎗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鎗來攻
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
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
進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
三橋斷其橫江鉄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
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
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
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
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
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
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
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
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
奉表請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
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
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
中矢却走自縊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四

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
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
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
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
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
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
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辭平則物之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
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瘞官職卿等居持衡秉

上謂唐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無窮。由平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收。爲治者達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不可不慎也。

○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今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奉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嘗前代樂章。率用疎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二十五

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尊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謳謡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書。元末黃冠隱吳山。齋然塵外。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領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受偏衛。有古音不能自有。求濟謙曰。吾惜汝一死。所惜焉。撫勿多取。過分。乃自壁間畫一門。一鵠守之。令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詔其人訊之。謂及謙。因併逮。謙曰。吾害汝。但以寵至。者。汝汝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寵至。御前。上問之。據于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不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

也。

上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用屋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旣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量。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景。擒彥量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通靈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肝膽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爲保固疆圉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興。駐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擊其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二十六

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景。擒彥量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通靈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肝膽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爲保固疆圉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興。駐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擊其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謫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宗○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

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峯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上感其意及答班瓜十農陞蘂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卽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備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卽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固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選遷謫知安遠縣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宗○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

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

○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國故民撫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按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昆牙泐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帝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驥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論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轉授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敕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第京師

八月改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諸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菴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慶二將之功

九月 上親大學衍義至冕錯謂人清美不欲奪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季釋之曰人君不窮兵藉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是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

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民刑監刑者陷人于無辜黠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五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

朕既醉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異達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震是時府倉儲糧十餘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饑歲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今爲保伍輸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疫民悉得粟還俗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故矣者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

十一月 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職罪者無貸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

選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上深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考究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積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于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

朕既醉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異達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震是時府倉儲糧十餘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饑歲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今爲保伍輸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疫民悉得粟還俗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故矣者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

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考究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積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于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

朕既醉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異達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震是時府倉儲糧十餘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饑歲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今爲保伍輸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疫民悉得粟還俗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故矣者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

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元遣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竊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確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戍遼東命

靖海侯吳楨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顥上給賜銕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

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下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

皇明從信錄

卷六

皇明從信錄

卷六

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

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

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

軍顧興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

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

而還○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

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

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

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鎮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

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戌年

莽來虜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士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

險爲營示以單羸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尖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

皇明從信錄

卷六

二

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摭拾王司二月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蓋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餕肥朞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